

客星集韵

王清毅 主编



慈溪市横河镇人民政府
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慈溪市横河镇人民政府
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客星集韵

上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星集韵 / 慈溪市横河镇人民政府, 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王清毅主编.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13-04901-9

I. ①客… II. ①慈… ②慈… ③王… III. ①严子陵-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3391 号

书 名
作 者

客星集韵

慈溪市横河镇人民政府
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王清毅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洪 晓

责任校对

张彦能 张谷年

封面设计

王 芸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总 印 张

29.125

总 字 数

64.7万

总 插 页

2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901-9

定 价

90.00元(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客星集韵》编委会

主 任 邹柏涌

副主任 施 科 胡岳鹏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清毅 孙志伏 任 群

岑华潮 陈耀华 胡利喾

胡旭波 童银舫

主 编 王清毅

序 一

王清毅先生主编的《客星集韵》已经纂集就绪,行将公开问世。宁绍平原上又将诞生一部出色的地方文献,让这个地区再增添一项丰硕的文化成果。我在拙作《我和慈溪——读〈十里长街——坎墩〉有感》^①一文中,已经较详细地叙述了我和慈溪的关系,而此书经由慈溪市横河镇人民政府和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所以特别感到欣慰。

此书在体例内容上是一种人物志的拓展,主题人物则是后汉初期的严光,是一位可敬可佩的历史名人。《客星集韵》汇聚了历代文人学士们用韵体语句表达对严光其人其事或隐或显的评议,所以此书从功能上说,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众多价值,必能获得许多同好者的赞赏,这部文献必将传至后世。主编者编写此书实在贡献突出。而对于评论人物所采用的这种体例格局,也必将为后来人所效仿。

严光是宁绍平原上的余姚人,而余姚是这片平原上的名城古邑。我尊敬的前辈、著名的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曾经因这个地区对我作了过誉:“陈桥驿先生是研究宁绍平原起家的。”^②他的过誉我当然承担不起,但宁绍平原是我学习的基地,这倒是事实。所以对这个地区的人、地、事物,我都很感兴趣,又很愿悉心查究。为此,《客星集韵》的编辑出版,对我来说,真是正中下怀,因此此序就从严光的籍贯地域写起。

自从春秋以来,这个地区便是越国的东隅领地。秦始皇一统中原后,在今曹娥江以东,建置了会稽郡下的上虞、余姚、句章、鄞、鄞五县。这些地名都是自越国时代起就存在的越语汉译,所以现今的地名学都无法解释它们的渊源和意义。清代学者李慈铭曾作探索。

他说：“盖余姚如同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其详。”^③不过在地名以外，作为一般的越语汉译，《越绝书》对少数几个汉译词汇有所解释，例如“越人谓盐曰余”。^④说明汉语中的“盐”，在越语称“余”。由此可知李慈铭所指出的余姚、余暨（今萧山）、余杭（今杭州），其地理位置均濒海，都与古代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盐业生产有着重要关联。至于三处地名中的“姚”、“暨”、“杭”，则如李氏所云，我们已经“无得其详”了。以后汉人进入，越人流散，这些地名曾经由入居的汉人作过一些臆解，但都是牵强附会。因为越语已随着越人的流散而消亡，何况在早期的汉译中，也并不一致。即以作为族名和国名的“越”为例，《史记》系统诸书译“越”，但《汉书》系统诸书译“粤”。所以对于省境内包括宁绍平原的不少越语地名，后来的汉人所臆解的一些附会，虽然流传也已很久，作为一种民间传说和谈资尚可，但在历史学和地名学等的研究中是不足为据的。同时还要指出，自从秦建立郡县制行政区划以来，区划和地名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其中有几个时期变迁巨大。余姚和慈溪两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辖境就有很大的变迁。今慈溪市西境，包括慈溪市中心城区的白沙路、浒山、古塘等街道，横河等十余个镇，原来都属余姚县辖境，因严子陵而得名的客星山，也因区划变更，由原属余姚，改为分辖姚、慈。虽然严子陵高风亮节、具有民生思想的人物籍属余姚，但本书由横河镇人民政府和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编出版，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和慈溪的关系前已提及，现在再说明一下我和整个宁绍平原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学习苏联的榜样，高等院校作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所谓“院系调整”，从竺可桢先生经营多年的浙江大学调出了不少院系到上海，只留下了理工部分，校舍建于理应撤废的教会学校之江大学旧址，而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进入浙师院新建的地理系，并且不久就担任了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按照当年部分教学计划，地理系本科生到高年级有一次为时一个多月

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的野外实习。我是教研室主任,这项任务由我负责。因为学校创办得晚,最初几届还招过专科生,一直要到1957年才有本科四年级学生需要从事实习,预先选定实习基地。由于我的家乡是绍兴,曹娥江以西的地区我已经相当熟悉,所以我决定宁绍平原为我们系的永久实习基地。但我对平原的东部并不熟悉,为此实习以前必须进行一次预习。因而于1957年之初,利用寒假,我带领了教研室寒假留校的五六位教师,重点对曹娥江以东地区进行考察,余姚和慈溪当然包括在内。当时的慈溪是个刚建立不久的小县,城内只是一直一横的两条可能是原浒山镇的街道,除了两幢作为党政机关驻地的新建洋楼以外,其余都是旧式平房,市面也不兴旺。好在我们到这里的实习对象是庵东盐场,对小城陋巷并不计较。余姚是秦代已经建县的古城名邑,也是我们列入实习的城市。确实,刚刚入境就看到了龙泉山摩崖上的四大历史名人: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

这四位余姚历史名人我当然早已熟知,但是四位之中,我原来最熟悉和推崇的是王阳明。王守仁之被尊称为“阳明先生”,就得名于家乡绍兴的“阳明洞天”,他在那里创办书院设教创业。他的声名远播海外。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曾应日本文部省之聘,作为其大学院(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多次东渡,在关西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三所名校,先后对它们的研究生授课各一学期。各校事前均请托,要我用英语讲课,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研究生们的英语水平。我的日语水平甚低劣,此事对我而言倒是增加了方便。课余常有研究生到寓居的专家楼提些问题,随行的夫人娴熟日语,他们有时也常向她提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并且常常谈及王阳明。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夫妇是绍兴人,必然熟悉“阳明先生”其人其事。后来我发现,这三校的图书馆中,都藏有《王文成公全书》,以及后来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也都见到图书目录中藏有此书,说明“阳明先生”在国际汉语学界也是很受重视的。这大概就是我在一个很长时期对余姚四大文化名人,独尊王阳明的原因。

忽然获得了一个机会，让我对四大历史名人之一的严光从内心深处迸发了崇敬。当然是有一种契机和过程。而这中间应该感谢浙江省第一轮修志中首修成功的《建德县志》主编周金奎先生。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几次邀请我们夫妇到建德访问参观，并且亲自随车到杭州接我们到建德，在建德住了四五天。当时正值建德的“浙江方志馆”（在省内属于第一所）建立，我就随车带了省内外寄赠的各类志书数十种赠送给这座方志馆，还做了一个简单的赠送仪式，并且摄影留念。^⑤此外就是访问参观，其中一天是顺新安江东下，游览了山清水秀的富春江。其间当然少不了对严子陵钓台的瞻仰。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一直攀登到钓台的顶巅。我在此极目眺览富春江景色全貌，随即想到严光当年在如此难得的机缘中，却避宦谢爵，到此隐居垂钓，不免溯昔抚今。当时我已年届古稀，身旁是与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因而不免由严光这位在优裕境遇中避世隐居的历史名人联系到自己的身世，突然对这位曾在此垂钓隐居的名人，迸发了极深至高的崇敬。

我从小生长于书香门第，居住在明代状元的府邸也就是当今可称豪宅的寓所中^⑥，长期接受的是“子曰诗云”和唐诗、宋词、汉文章的文化教育。在那个时代，处境应该是十分优裕的。但不幸的是，我刚刚升入初中二年级，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从此就陷入了战火的灾难。其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以后，我在就读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就一直接受家乡名人罗家伦先生的“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⑦的抗日教育。抗日战争是我们所企盼的，但日寇的炮火杀戮，真是残酷至极。省立中学的校舍被炸毁以后，我们迁校到诸暨和嵊县（今嵊州）的乡间复校，在艰苦的环境中，师生团结一致，弦歌不辍。而日本侵略军继续进占，从宁波、绍兴一线，最后到金华，诸、嵊各邑也遭沦陷。我当时就读于省立绍兴中学高中部，当然有志于继续求学，冒着极大的危险，通过日寇占领的金华前哨，进入江西，其间多次濒于生死之间。穷困、疲劳和饥饿，这些都已经不在话下了。所幸当年各地对来自

沦陷区的青年学生,都有一定接待和救济,所以在江西仍能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求学。当然,日寇的侵略野心和残暴行径到战争后期更甚。江西各地也是警报频传,炸弹临头,历尽艰危而进入该省的浙江和江苏学生也有在日寇空袭中不幸牺牲的。其中有的是相处多年的同学,如今回忆起来,当时的悲惨场景,还历历在目,自是感慨万端。

历尽千万苦难,迎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于是,流浪在各省的江、浙青年纷纷返乡,都以为从此可以如同抗战以前那样,工作的工作,读书的读书,过上安逸的生活了。我受聘成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完全中学的教务主任。教书是我家庭和我个人喜爱的工作,以为度过八年战火中的煎熬流离,从此可以安心从事自己满意的职业,为国为民作出一点贡献了,但事实却令人失望。开始时是从内地耀武扬威来到前敌区“劫收”的丑行,接着是官僚腐化,通货膨胀,社会不宁,让我忧心忡忡。唯独庆幸学校还是比较稳定正规的,我在《怀念新昌中学》^①一文中也作了回忆。其间特别感到希望满怀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正在节节胜利。1948年暑期,我曾经收到香港一所学院的聘函,聘请我到该院担任“史地教席”。我丝毫不考虑应聘前去任教,随即把这封聘函付之一炬。因为革命胜利在望,我们的幸福生活即将到来,怎能到那个英占小岛上去呢?而事实确实顺乎预料,此后不到一年,革命就获得全面胜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诞生,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前途光明。

但是从一个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百废俱兴,大量旧事物要更新,确实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进入了高校,但其间仍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学校教学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进行。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然是必须的,然而此后一次又一次,各种运动接踵而来,知识分子多有惴惴不安之感,其中特别是1957年,以“助党整风”始而以“反右”终的运动使得不少人因为几句实际上是“助党整风”的话而被打成右派,不仅一人受罪,

还殃及全家。虽然后来多获得“纠正”，但因此遭受各种折磨苦难二十多年，这绝非许多善良正派的知识分子初料所及的。起初，我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都幸未波及，但在1966年还是成了“阶级敌人”被关入“牛棚”。地理系历来很少有人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而我在当时已经出版了各种专著和其他文献十多种，并且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专著和文章，当时都被认为是“大毒草”，为此，在地理系的“牛棚”之中，我就成了第一号最罪大恶极的“牛鬼”。十年中，受尽了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折磨和凌辱，一直支撑到改革开放前夕，才解脱了这种厄运。

我曾在严陵山（桐庐富春山的别名）极目四眺而遐思连绵。严子陵是两汉间人，在《后汉书》中被列入《逸民传》，不过寥寥四百言，不能以此尽了解他的生平。他经历过王莽篡位以后的离乱以及刘氏复汉的战争。年轻时，他曾是光武帝的同窗，但在王莽篡夺到后汉定鼎，时局混乱，战祸不断，其间有许多风风雨雨的变化，《后汉书》所录的四百言全无表述。我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改革开放”之间所经历的遭遇，是我自己所亲历，是我所了解的，但严光在后汉定鼎以前的遭际，我实在毫不知情。读了《客星集韵》中许多前贤对他的推崇，让我增加了对此人伟大人格的认识。尽管他的毕生事迹，除了与光武同窗可以肯定外，此外的传言仍比较含糊，但是在后汉定鼎时，他身处顺境，却能够隐居谢尊，垂钓富春江上，其逸事广为传颂。因此当我站在严子陵钓台，面江而立时，触景生情，对他愈感尊敬。

其实，我对龙泉山摩崖上为首的严光，本没有更多的重视，主要是除《后汉书》以外未曾对他作过其他了解。而对于较有了解的历史上的此类人物，我是素来重视和尊敬的。我在2012年出版的《水经注撷英解读》^⑨一书中，曾经“解读”了春秋的介子推，不妨录下这一段：

春秋时代，介子推曾随晋公子重耳（后为晋文公）长期流亡。但在回国渡河时，见到拍马屁的狐偃向重耳请功，他实在看不惯这种

无耻小人,就不告而别,逃入绵山之中,不再与文公相见。文公遍觅不得,就环山设限,作为介子推的封邑。所以后人称此山为“介山”。晋文公能说出“以志吾过,且旌善人”的话,说明晋文公毕竟是一位明君。

介子推的时代比严光要早得多,但此事在《史记·晋世家》中有较详细的记叙,他是厌恶狐偃这类无耻小人才离开晋文公的,所以引起我的重视,并把此事写入我的著作中。时至今日,像狐偃这类人物难免存在,所以写此一段,仍有现实意义。而《客星集韵》编者花费多年心血汇集前代名人对严光的推崇,当然具有更大的价值。所以我在前面就已指出,此书必将传至后世。

陈桥驿

2012年3月定稿于浙江大学

注:

- ① 《十里长街读坎墩》,杭州出版社 2008 年版。
- ②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卷首“杨向奎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③ 《越缦堂日记·息茶庵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三日,第二函第十一册。
- ④ 《越绝书》卷八。
- ⑤ 此照片收入《陈桥驿先生八十寿辰影集》第 72 页。
- ⑥ 明隆庆五年状元张元忭的府第,被称为“状元台门”,清嘉庆时张氏后人出售给陈氏。对此“状元台门”内的豪华实况,我在绍兴市城建档案馆馆长屠剑虹研究员所著巨构《绍兴老屋》(西泠印社 1999 年版)中已述其详。此豪宅包括这条街上的其他几处古宅,均于 1992 年拆毁,绍兴市政府把此街改建成一条云集众多洋楼的金融街,开设如银行、保险公司等。曾有人说,

如再晚三年,此街就会被全部保留了。

- ⑦ 罗家伦(1897—1969),绍兴柯桥人,曾任清华、中央等大学校长。他的诗歌我至今能背,也能唱:“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飞机我不怕,重炮我不慌。我有热血能抵挡。炮衣褪下,刺刀擦亮,冲锋的号响。冲!冲过山海关,雪我国耻在沈阳。中华男儿义勇本无双,为国流血国不亡。抵抗,抵抗,沙场凝碧血,尽放宝石光,照在民族史册上,灿烂辉煌!”

⑧ 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⑨ 《水经注撷英解读》,台北:三民书局 2010 年版。

序 二

《后汉书·逸民列传》传主严光,列为《慈溪县志》(1992年版)中《人物编》第一人,因慈溪境内以人物载史最早也。

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其客星山故里,因县境调整,今属慈溪市横河镇。

史传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后刘秀复汉为帝,光改名换姓,避居乡间不见。帝思其贤,下旨察访,寻迹后三请而后至。刘秀车驾幸其馆,光卧而不起,后对曰:“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将其召至洛阳宫中,论道旧故数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后世亦名严光“客星”者。帝欲光为谏议大夫,光不受,辞而耕钓于富春山;后复特征,亦不至,八十终于家,史以逸民载之。

北宋范仲淹敬仰严光,任睦州知州时于子陵垂钓处筑钓台,建子陵祠并作《严先生祠堂记》,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名益扬。

史以逸民隐士记子陵先生,记其“士故有志”之志,“怀仁辅义”之怀,轻蔑权贵之狂,寄托山水之情也。后世孤介清高士人,不得意倦仕宦,寄情山水之骚人墨客,皆能从子陵先生处读到性高志远、独立风格之士人风骨,厌倦仕途、思慕田园之退隐情怀,富贵浮云、山水养气之文人诗情,故或咏光明志,或思归述怀,或记游抒情,以先生为题者代代不乏,遂成一文化现象。先生名天下知矣!故乡名亦随先生播之。

子陵先生后学同乡孙应时作《客星桥记》,称:“自汉建武以来千余年,严先生之高风,激越宇宙,天下尊之,无异辞。”又憾:“先生钓游,有荣一州,先生故丘,云胡弗求?”于严先生,乡人实多记之。

先生故地客星山,其上曾有严光墓、严公祠、光武庙、客星庵、高风阁、遂高亭、丝风亭、苍云亭、高节书院等;山下则有华清泉、严陵坞、子陵滩、客星古渡、客星桥、苍云轩、子陵村等,然则,故乡对先生之文化现象,少有罗列。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时主持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之王清毅先生,体会子陵文化为地方文化之重大资源,复感孙应时“先生故丘,云胡弗求”之憾,考察尚无辑众人评严子陵之韵体的集子,于是开编《客星集韵》,集业余时间,穷搜史料,爬梳文献,凡八九年,于2005年6月毕之。后因种种原因,延至今年才得以付梓。

《客星集韵》收南朝刘宋以降止于清末1250余人的韵评严光之作品1864首(篇),亦洋洋大观矣。读者既可恣意游览,见文采风流,亦可朗读默诵,感著者情怀;或在字里行间,追寻历史,或在编内编外,深作探究。《客星集韵》为子陵文化研究,为地方文化弘扬,功在矣!

序者出身农耕,长学农学,不习好文字,于子陵文化更无所涉,作序文大不该也。只因供职市政府时联系市志办,与清毅先生时有接触,知清毅先生有此宏愿,深为敬佩而嘉言之,询问之,有缘者也;又感清毅先生为此一编,费心费时,踏实勤奋,且多所辗转,所历艰辛,今能付梓,为之喜庆;兼清毅先生不忘旧人,为了同喜,嘱我序文,其情殷殷,感之肺腑,难却也;更仰子陵先生淡泊之志、清风之怀,学习知文,借以自励,遂勉为之。

清毅先生嘱,鸣谢重视文化建设之子陵先生故乡横河镇人民政府和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赖大力支持,是书得以成编出版。

是为序。

慈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慈溪市志》主编 龚建长

2012年3月

序 三

捧阅史书,曾经读到:严子陵“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不禁为之怦然心动!从此,子陵风节不去于心。

也许真是因缘际会,多年之后,我竟然来到了子陵故里——横河任职。于我而言,这无疑是一种与文化结缘的机遇,一种生活阅历的文化积蓄,更是一种文化对人生的锤炼。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虔诚,不断地熟识着、感知着、体味着,并且尝试着走近严子陵。

这位没有担任过什么官职,也没有留下一点诗文,甚至连姓氏都被后人更换了的东汉隐士,有着一身不屈于世俗至尊权力的傲骨,一份甘于寂寞的旷逸。为了捍卫自己心中的理想,恪守自己的信念,他不惧世俗的非议,拒绝高官厚禄,甚至不愿出山。为求得心灵的慰藉和人性的高蹈,就算不被俗世中的人们所理解,也在所不惜!如果不是光武帝刘秀派人四出寻访,或许他一辈子都会遁迹于草野林泉,不为人知。感谢历史选择了严子陵作为中华隐士文化的符号,使他高尚的品性和人格得以昭显,使无数后人的内心世界得以仰恤,也使我这个同乡遥望千年尚能沐风稽节。

严子陵是横河的一笔宝贵财富,是横河人的骄傲。按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为深入挖掘子陵文化丰厚的历史底蕴,弘扬先贤优秀的道德精神,进一步凸显横河历史文化名镇的独特性,传承横河的文化发展脉络,促进横河文化名镇建设,横河镇人民政府和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出版了由王清毅先生主编的《客星集韵》一书。这本书从严子陵文化的视角展示了横河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了横河的文化亮点,展示了横河大地人杰地灵、人文荟萃

的独特魅力。

近两千年来,严子陵不事王侯的高洁品行令天下人肃然起敬。历代纪念他的祠堂、书院、碑亭不胜屈指,研究他的弘文、歌赞他的诗词更是浩如烟海,不绝于史。然而其高风亮节的身影终究渐行渐远成一道苍凉的背景,在时间的无情冲刷之下,一切如过眼云烟,评述他的文学作品能够积淀下来的实属凤毛麟角。《客星集韵》的编者在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抽丝剥茧、爬梳剔抉,淘选出数以千计的历代各式人士评论严子陵的韵体篇章,辑录保存了大量有关严子陵的文化信息。

作为当代人对严子陵文献的一次集中选编,《客星集韵》蕴蓄着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弥补了地方志的不足,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挖掘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书中层出叠见的清词丽句,充分表明了世人对严子陵高风亮节的崇高敬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描写横河客星山一带自然山水景致且又寓评严子陵的诗歌,风格各异,手法多样,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对于打响以地方资源为依托,促进横河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品牌、文化旅游品牌无疑具有相当的影响,同时也为慈溪文化大市建设尽了绵薄之力。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唯有超然于尘世之外的心灵,才能获得形而上的自由。真正的高尚心灵,也许只有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才能找到良心的归宿。

严子陵文化不独是慈溪的优秀文化遗产,也不独是浙江的、甚至是中国的,其影响远远超越地域、超越时光,严子陵应该是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共同财富!

是为序。

中共横河镇党委书记 邹柏涌

2012年5月

前言

今慈溪市横河镇境客星山,是东汉高士严子陵的故里与归葬之地,原属余姚。山之名,因“客星犯帝座”故事而来:乡先贤严光,字子陵,游学长安时与刘秀同窗,当刘秀登上东汉开国皇帝的宝座时,他却隐姓埋名不知所终。刘秀很想念他,便派人按其形貌寻访。后,严子陵终被光武帝延请至京城洛阳。故友夜于宫中叙旧,同床而眠,严光睡姿随意,熟睡中竟加足于帝腹。次晨,有太史上殿急奏,说是昨夜发现有颗客星冲犯了御座。此后,“客星”竟成了严子陵的代指,山名“客星”也由此而传。

本书用《客星集韵》名之,是编者与文友俞强(全国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商酌而定。顾名思义,本书是收录关于评论严子陵的韵体作品的集子。据编者了解,国内尚未曾出版过类似的集子。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韵体作品的时代断限截止于清代,包括清末生人的韵作。

本书体例,要之有三。一是以历时性纵向展录所收韵作,以朝代为单位,为序列,唯唐以前所存韵作,各朝或阙或缀,故以“唐以前”为单元之名,其余各单元分别以“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名之。各单元间以韵体作品之作者生卒年为序而列作品,有生年者,以生年为序;无生年但有卒年者,参别具卒年者列序;无生卒年,但能以其他信息估计生卒时段者,则插入相应之序;至于了无生卒年之作者作品,序在该单元之后列。二是为了解作品背景,标注“作者介绍”。其内容为作者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仕宦身份、生平品操、撰著等。其字数根据他引资料之详略,实行节改,一般不超过 300 字;“作者介绍”